

越後妻有

我和她在茶室有大紅油傘遮陰的地方坐下。穿和服的阿姨碎步趨來。我們點了兩份抹茶和果子套餐。微風吹拂，一股鮮嫩的青草味。她說：「那個中午，陽光炙人，我一個人

在津南田中站下車，走到不知哪處看見一座老屋，像有幾百年歷史，外牆木板有許多霉黑，幾個窗框掉下半個。一面牆卻掛着四幅雪白刺眼的大布，從屋頂一層層蓋到地下，風一吹，布便浪似地輕揚。是誰住在這房子這樣晾曬被單？」

「哦，那家老屋——」但我沒說下去。

她好像沒聽到，視線鎖定在陌陌盡頭的路口。「但房子旁邊又沒私家車，窗戶也是全部緊閉，我繞到門口，敲門，喊午安，試著把門拉開一道縫，玄關果然一隻鞋也沒有。」

「但這是倉庫還是什麼？雖說沒有人住，但沒有蜘蛛網，也沒塵埃。木架上整齊堆放成摞的柴枝，鏟刀、鋤頭、那些……石槌？像展覽那樣擺放。還有牆上那部巨大風琴，掛在身上會把我壓扁。我覺得自己像誤闖大人國。往前推，它就「呀—」的叫。不知掛在哪裏的風鈴叮叮響。」

「接着……有什麼在動。一張餐桌上一堆工具，就是農夫生活和耕作時用的工具，它們像有某種引力，緊緊聚攏成一個『東西』。那『東西』抓住一張白色紙條，不斷旋轉手腕，那紙條便也颼颼轉起來。我很想知紙條上寫什麼，悄悄去看，可是什麼也沒寫。」

「我就坐在那『東西』前，看紙條轉轉轉。因為真的好熱，我打開一扇紙窗，呼的就竄入一股爽勁的風。外面陽光燦爛，從窗口可以看見剛才的小路。一個人也沒有，只是蟬鳴響亮，還有風鈴噹噹噹噹，那聲音很古老、很遙遠。我就知道它——這老屋——正向我講述什麼，只是我不明白。」

「我一直待到黃昏末班火車才離開。我想，這樣離去可不行，就撕下一角筆記，寫下電話號碼，放在一個木櫃底下。你知道，在挨近自然的地方，很多事情人類無法理解。我想那『東西』可能會打電話給我。」

「有可能。」我點頭。

「真這樣認為？」


「真這麼認為。」

片尾曲

克 洋

fb.me/hakyeung2018

逢周四、日見報



竊

竊，是一個會意字，以米爲穴，指蟲在米中偷吃。「竊」是偷東西的動作，而「盜」是偷東西的人，後來兩字多連用而成「盜竊」。

拾字君最近看了日本電影《小偷家族》，導演是枝裕和沒有讓拾字君失望，用溫暖來淒涼，用希望來絕望，講述了一個「螻蟻」般的家族，通過「盜竊」在社會底層艱難掙扎的故事。

雖然影片名叫《小偷家族》，但片中的一家人並非以盜竊爲職業，幾個家族成員原本都有正當職業，但在遇到工業意外和解僱之後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從而陷入窘境，只能通過「竊」來獲得一些即食麵、洗頭水之類的的基本生活用品……

影片中有一幕，拾字君一直難以忘懷，那是某個夏日慶典之夜，遠處的河灘傳來燃放煙火的聲音，隱隱還有歡聲笑語。聞聲而來的男人連忙呼喚其他人來看，於是，儘管他們所住的房子低矮而破爛，視野更是被周圍的高樓大廈所完全遮蔽，但是這家

人上到年邁的婆婆，下到五歲的孩子童，還是一個接一個，奮力將腦袋伸到窄窄的天井之中，透過那狹窄的一線努力望向天空。他們的臉上滿是笑容與滿足、溫暖與希望。

如果單看這幾秒的畫面，你會以爲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三代同堂，共享天倫。拾字君原以爲導演會殘酷地給一個反打鏡頭，展現一下他們所看着的那方空曠的夜。但是枝裕和沒有這麼做，鏡頭靜止，時間隨之而凝固。拾字君初初鬆了一口氣，卻很快發現這似乎是更殘酷的一種處理：「小偷家族」長久地凝視着一無所有的夜空，他們的心中是屬於幻想的滿足，而觀眾則長久地凝視着一無所有的「小偷家族」，我們的心中是基於現實的絕望。

字裏人間

拾字君

逢周日見報



法國人「趙無極

十幾年前對法國文化開始產生興趣的時候，我就知道了趙無極的名字。這先於對他畫作的觀看，先於對他生平經歷的了解。在我看來，不論其藝術成就高低，趙無極作品所展現的中西方繪畫的完美融合，以及作爲華裔畫家在西方社會所獲得的影響力，大概無出其右。這勝於另兩位「留法三劍客」吳冠中和朱德群，甚至勝於他的留法師輩林風眠和徐悲鴻。當巴黎舉辦近年最大規模的趙無極專題展，我自然要去火爆的現場認真看看。

趙無極一九四八年前往巴黎定居時，西方抽象表現主義成爲二戰後最重要的現代藝術流派。不同於同窗吳冠中立志於中國油畫民族化的探索，趙無極緊跟潮流，選擇了將中國傳統與西方藝術語言相結合的道路。在這次展覽中可以看到，以一九五六年的作品《透過幻象》爲開端，趙無極開始採用新的表達方式「抽象」。這個概念來自彼時往返法國與美國這兩個「當代藝術中心」之間的探索學習，由此堅定了他抽象派的繪畫道路，並得以真正進入西方語境。

展覽中的錄像資料顯示，趙無極常身着白色長褂，在偌大的工作室揮灑巨幅規模的連屏畫。據說趙無極並不喜歡日常外出寫生，他偏愛以風、海、雲、山等自然意象元素創作親眼所見或想像的景象。其在抽象畫派的成就，也被認爲扭轉了這一流派過分扭曲誇張的定義。

作爲將東西方元素融合貫通於現代藝術的先驅，趙無極反對特定的文化框架定位，直到晚年他才重拾會刻意迴避的東方美學，創作了少量「過於中國」的水墨畫。比如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回國爲北京香山飯店所作的巨幅抽象水墨畫。這幅當時被認爲「簡直什麼都不像」的畫作，卻爲很多中國人帶來了現代藝術的啓蒙。

花世

步瀟瀟

henrydine7473@gmail.com

逢周日見報



誠實的墮落者

創作最高產的時期，他發表了石破天驚的《墮落論》，此書被稱爲是無賴派文學的「宣言」，他在書中反對繼續尊崇傳統的天皇制和武士道，提倡以「墮落」的方式來實現人性的解放，這對當時仍未徹底擺脫戰爭意識的日本大衆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衝擊。而體現在坂口安吾文學觀中的這份叛逆，也與他從小養成的個性不無相關。

坂口安吾曾在另一篇重要的文論《文學的故鄉》中寫道：「人的生存及其自身就孕育着一種絕對的孤獨。」與他「墮落頹廢」的文學觀相伴而生的就是這份「孤獨虛無」。

他的小說《盛開的櫻花林下》就將一名山賊的墮落與虛無全然鋪陳在了讀者面前。這名山賊佔山爲王，掠奪過路人的錢財、美色，甚至在搬遷入京都後，在絕色妻子的要求下

，四處掠奪他人的首級。瘋狂的山賊和絕色的妻子其實是密不可分的，女人實則是山賊的「慾望」在現實的投射，羅剎也好，美女也好，實質都是山賊本身的慾望。最終山賊在山中的櫻花林下殺死了深愛的絕色女人，而此時，「他的手、他的身體也消失了，只剩下花瓣還有冰冷的虛空，充斥在這個空間之中。」殺死了女人，也就是殺死了自己的慾望，失去了慾望的山賊便墮入了絕對的虛無與孤獨之中。

坂口安吾確實如他所言，是個落伍又墮落的人，他風格怪奇的小說中，充斥着各色殘忍、傲慢、非理性的人物。或許人性本來就是「惡」的，坂口安吾所做的，只不過是將這些「惡」擺在了白紙黑字之上，逼迫我們直面、承認它們而已。

紅酒界的喬布斯

霍布斯曾預言阿根廷等南美洲國家的出色生產潛力。霍氏認爲東歐及阿根廷這幾年的釀酒技術進步神速。新的潛在產區包括了亞美尼亞（Armenia）這古老的產酒國度，內中有些葡萄品種甚至連霍氏也不懂唸出。只要細心揀選合適的葡萄及改進釀酒技術，亞美尼亞酒將大放異彩。另外，阿根廷南端的Patagonia亦是一個有潛力的產酒區，只是極端的天氣如霜降等必須要克服。霍布斯在當地的葡萄種植及釀酒都取得不錯的進展。

三、優質紅酒的潛藏產區：

四、什麼葡萄品種被嚴重忽略？

每個人都有思維的盲點，「盲點」二字，真是可圈可點。

每個人腦子裏都有一些思維到達不了的區域，這個區域可大可小，你的智慧之光，從沒有君臨那些地方，那裏是永久的黑暗，是未被開發的處女地。

爲什麼人的思維會有盲點？首先，人的思維是有局限性的。人不是神仙，不能無遠弗屆，不能上天入地，什麼都精通，很多事情不懂，很多關係不能理清，一件事去到你腦子裏某一個空白點，那裏就沒有反應。

其次，人的思維是有慣性的，一事當頭，按習慣那樣去想，就得到那樣的結論，慣性總將你引到那個最輕省的思路上去。至於有沒有更好的角度，更具說服力的推論，一般都無暇顧及——或是無暇，只是懶。

最後，人又是最善於欺騙自己的，欺騙別人要花氣力，要組織似是而非的理據，要斟酌表述的方法，反而欺騙自己是最容易的。人永遠相信自己，你告訴自己永遠正確，自己就相信了。

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思維的盲點，因爲不知道，也等於不存在，人便以爲自己英明神武，戰無不勝了。

盲點是永遠存在的，問題在於多或少，大或小，有些人

的思維盲點是致命的，你永遠沒辦法和他講道理。

克服思維盲點，只有多讀書、多觀察、多思考、多反省，沒有捷徑。你要和自己鬥爭，不輕易放過。

霍氏認爲希哈（Syrah）及梅洛（Merlot）葡萄品種被嚴重忽略。前者除了法國產區外，全球的希哈酒都因粗製濫造而不被重視，購買者甚少。梅洛情況相似（除了法國波爾多右岸外），本來是葡萄酒界的酒后，現在因濫造問題而被視爲不佳產品。業界的確需要重新出發，認真釀造出高端的優質希哈及梅洛紅酒，令市場重拾信心。

(下)

酒看人生

羅富齊

rothschild388@gmail.com

逢周六、日見報



贊西佩之夫

傳說，贊西佩有一次跟蘇格拉底吵架後，向蘇格拉底潑水，濕透了的蘇格拉底留下了一句話：「雷鳴之後，通常都會下雨。」不少人都以這故事，指出贊西佩的潑辣，但在我看來，卻是見到一對冤家夫妻的相處。少妻潑水於老夫，老夫一笑置之，這就是他們的相處之道。

耳熟能詳的故事：蘇格拉底與友人入神廟，神諭蘇格拉底爲最有智慧的人，蘇格拉底不解，四處問人，最終明白，原來衆人自以爲是，卻是一無所知，而他至少知道自己無知，於是自己比別人多知這一件事。我想，別人的自以爲是，也包括去判定別人的情事，蘇格拉底不一定知道自己何以愛上贊西佩，但別人自以爲是的以爲理解蘇格拉底錯

皇太叔

白痴的晉惠帝徒爲傀儡而已。唐武宗李炎被立爲皇太弟，也是在兄長唐文宗病重時，由把持朝政的宦官所立。

至於皇太女，用《大話西遊》裏羅家英的台詞，「只是一個構思，沒有成爲事實」。古代女權微弱，唯唐代曾曇花一現相對強勢。武則天登基爲女皇，刺激了皇室女子的野心。唐中宗的女兒安樂公主，比姑姑太平公主還狠，一度要讓父親封自己爲皇太女。但最終沒有複製奶奶武則天的傳奇，反被堂弟李隆基處死。

皇太叔之名有點不可思議。因爲無論皇室還是民間，通常都是以晚輩爲繼承者。從侄子手中奪取帝位的例子，但多是非常手段，朱允炆就是被叔父朱棣搶去了江山。唐宣

草

澤拉的前夫是淑華姐的長子，情感不合，澤拉提出離婚，兒子判給了她。十六歲的澤拉的兒子如今已出家三年，每半月回家一次，如同住校學生一樣。山裏人相信，一家中只要有一人出家，全家人都將安好。

澤拉現在的丈夫——小旺姆的爸爸，比澤拉小八歲，有着歐洲人的輪廓模樣，一表人才，常常與澤拉出家的兒子，各騎着一輛摩托車，一路風馳電掣地回到這個家。小旺姆跟哥哥關係不錯，澤拉下地時，若哥哥在，由哥哥帶她。小旺姆是這座村莊最年幼者，常常，靜穆的山中，有人如同老鷹叼小雞一樣去「捉」這個四處跑的女孩。

那日小旺姆拉開抽屜，取出一把刀，讓媽媽給削鉛筆，澤拉忙着支應客人，應付性地削了兩下遞給她，小旺姆噁噁地生氣。小旺姆總是丟鉛筆刀。

愛贊西佩，這肯定是無知。

情愛之事，豈容旁人說三道四。我又想，沒有贊西佩的剛烈，或許不至於令到蘇格拉底天天跑到街上去找人辯論，雄辯滔滔，舌戰群儒，而論出了影響後世的種種智慧，的確，說贊西佩是尋找智慧的動力也不爲過。而且，不可不知，世界上唯一能夠在辯論中教蘇格拉底輸得徹底的人，沒有別人，只有贊西佩。

甲蟲滾球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宗李忱是唯一以皇太叔名義順利榮登大寶的。其任子唐武宗病重時，宦官謀立儲君。李忱平時呆板寡言，宦官覺得他易受控制，遂立爲「皇太叔」。孰料宣宗即位後，一改庸懦形象，孜孜求治，令所有人都大感意外。

遼金元等蠻族王朝，對中原禮制了解不足。元武宗、明宗都曾立弟弟爲皇太子。趙翼《廿二史札記》評價：「蓋元人不知有皇太弟故事，但知皇太子爲繼體之號，而不知其對君父之稱也」。

瓜園

蓬 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二、四、六、日見報



「村長（村主任）給的書。」在生人面前靦腆的女孩，她突然看着你，清清脆脆地說話。一本封面不全的幼兒繪畫讀本，她用蠟筆在上面畫出各式美好的「房子」。「這是什麼？」你指着她畫的一莖花。爸爸。「這是什麼？」你指着她畫的一鈎月。爸爸。小旺姆的爸爸在康定（四川甘孜州）打工，建房子，是位木匠。

旺姆在藏語中是「自在女」、仙女的意思，活佛到醫院給她起的名。有摩托車的聲音這時從空谷深處隱約傳來，小旺姆赤着腳，跑了出去。

物像

熊 鶯

941868612@qq.com

逢周日見報



飲茶集

斯 人

逢周日見報

